



## 由木至音

撰文 | 杨书怡 图片提供 | 力欧艺术、恒源祥香山美术馆

“我给你我已死去的先辈，用黄铜与木头纪念他们的幽灵。我给你我写的书中所能包含的一切悟力，我生活中所能有的温柔或幽默。”

“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想交易，不被时间、金钱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昔日世博会上人头攒动的各国会馆今日大多萧瑟，拆除的拆除，搬迁的搬迁。巨大的厂区空置，唯独意大利馆成了上海意大利中心，展览着意大利的昨日与今朝。

说来也巧，此时展厅里相对的两个展览，正是意大利当代女艺术家多美尼亚·雷加佐尼的作品与米开朗基罗“昼、夜、晨、暮”的四座雕塑。

这厢是抽象画里的音符与从小提琴提取元素的各式装置，那厢躺着的是青铜复制的老人与少女——这几乎是一个绝妙的对比。

美国的辛克莱为艺术下的新定义是“一切艺术都是宣传”。这话看来好像是专为现代而说的。

资本主义利用艺术为宣传手段，产生商业艺术。社会主义也利用艺术为宣传手段，产生普罗艺术。很快的，现代艺坛就成了这两种宣传艺术的对峙状态。其实不但现代艺术如此，自古以来的一切艺术都是宣传。

丰子恺老先生曾经说过：“西洋的绘画和音乐，都是在中世纪的宗教时代发达起来的。详细地说，西洋的绘画和音乐都是被基督教利用为宣传手段，成了宗教艺术，这种艺术形式因而发达起来的。”

米开朗基罗虽然身处文艺复兴，但他的一生几乎都受到历任教皇的差遣，创作的作品也大多关于宗教故事。

而当代女艺术家多美尼亚的作品里，以小提琴组成的装置与画作为多。

其实这很好理解，多美尼亚的父亲昔日是名意大利

著名制琴师，拿过意大利甚至是国际小提琴制作比赛的冠军，多美尼亚就在这样到处散落着小提琴零碎部件的工作室中长大。

事实上多美尼亚最初的作品与小提琴并没有多少关联，她早期从意大利的诗歌和民谣中获取灵感，创作的是《魔幻的色彩》、《雷加佐尼和达拉》之类的绘画作品，抽象的画面中描绘的是跳跃的旋律与节奏色彩。

直到父亲突然去世，多美尼亚试图寻找能够与已故父亲对话的方式，开始收集了父亲工作室内找到的部分材料，用不同的技术工艺尝试创作。

相比雕塑与绘画，乐器其实更富人情味儿。而且，越是需要距离呼吸近一些来演奏的乐器，越是敏感且难以驾驭，小提琴便是如此，每一把都会会呼吸一般，绝不仅仅只是个会发音的盒子。

那个时期的琴师在制作小提琴的时候，会用葡萄藤烧成灰来浸泡琴板，并且这葡萄藤还不是葡萄园里随便找来的藤蔓，制作过程中所需要的葡萄藤都是二十年以上的老葡萄藤，不知道是为了弥补稚嫩新琴所缺乏的时间，还是根本就在制造时间。

除去那些市面上几百块钱人民币的练习琴，每一把提琴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同一名制琴师所做的小提琴也大有不同。

机器流水线上做出来的琴，声音是没有灵性的，外形更没有什么吸引力。时间才是一个最神奇的制琴师，酿造优美声音。

上档次的提琴，光是木料风干就需要好几十年，而连接琴弦和小提琴音箱的码，要想获得优质效果，

其制作材质至少需要储藏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久，做好以后还得存放三到五年时间。

那些散落在佳美尼亚父亲工作室里的部件或是半成品有些已经被刷上了四五十遍独门配方的漆，那个时代的制琴师为了追求极致的色彩，有些在颜料里加入的是美酒，另外一些加入的甚至是鲜血。

这些上了漆的部分呈现仿若五十年陈葡萄酒一般的曼妙色泽，这些颜色现在已经无法复制。而另外一些未经过打磨，静静躺在地上，呈现着木头独特的纹理味道。

琴头、琴弦、弦轴、腮托等零件被一件件从小提琴中分离出来，转换为一种造型的语言。它们被重新组合，固定甚至是穿插，小提琴优美的弧度与曲线被扩大，像天鹅颈长的颈部，勾勒出优雅沉寂的线条，漫长的倾诉，沉默的倾诉。如慕如诉。

这些注重于表现小提琴外在的弧形与曲线的美感，通过截取提琴中的部分形体再进行组合，创造出一个优美的抽象形体的艺术品获得了成功。由此灵感发展而来的大型铜雕塑《巨大的小提琴》，永久性矗立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大学广场。这样的成就，证明了多美尼亚在把有形的提琴形体转换为无形的音乐感觉上的努力，无疑是极富创造性的。

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产生了：《从木至音》这系列的作品虽然以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了多美尼亚对父亲的思念，但这是否只是个人情感的引申，要称之为艺术品是否应该承载更多寓意？

多美尼亚坦诚地提及，或许在最初是这样，但随后几年中，她的作品也在逐渐改变，成为意大利制琴

手工技艺的致敬，部分地失去了最初的家庭联系。

音乐是纯洁而不可亵渎的吗？多美尼亚的父亲或许认为是，而多美尼亚则不。

《石碑》是四个由琴头的繁复穿插而构成的装置，那或许是多美尼亚堕入小提琴迷沼中想起幼时记忆的多彩画面，四个构件可以互相拥抱，亲吻，像几个悲伤而孤独的骨头在彼此需索温暖。

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它。但参观者或许能够从它们所组成的灵魂里提取出了勇气。

这类带有拼贴艺术手法的作品更注重于表达作者的感情，诱导人们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它们，作品中的那些零件一旦脱离了提琴本体，便具有了独立的象征性与抽象意味，它们在作品中表达的意思甚至可以超越音乐的范畴而进入一个更为宽泛的语境。

或许任何一个艺术品作为物来判断，都记录了那个时间的密码，但是这个密码就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从最初父亲的离世到后来艺术的致敬。密码的一部分是它的包容，第二部分则是它的抵抗。

比如杜尚当时做可携带博物馆作品的时候，恰恰是纳粹在整个巴黎占领的时候，他是一次一次把他的作品从巴黎带到马赛，这个时候，艺术不是在包容历史，而恰恰是在抵制历史。

比如新建筑在纳粹德国被打压迫害，在意大利却有很大发展，那绝不仅仅是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口味不同而已。艺术服务包容过政治，若干年后又成为了抵抗的证明。

从多美尼亚的作品里，你也能够看到这种抵抗，这



上图|多美尼亚的作品《石碑》；下图|《提琴家的手》。

种抵抗甚至于来得比抵抗那个对象还要完美。

那座高达一百八十一公分的石灰雕塑名为《构成，第十一号》，多美尼亚手工雕刻了这座石灰雕塑，包括底座，由一整块石灰雕刻而成。艺术家将石灰这种粗糙廉价的材料与小提琴这种高贵严谨的艺术有机得结合在一起。

作品一面拥有光滑完美的曲线，如同小提琴的优雅身线，另一面的坑坑洼洼充满坎坷与险境，作品是这样，或许世间的一切都是这样。

在伦萨老宫多美尼亚的个展上意大利著名艺评家 Gillo Dorfles的话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解：“在你最近的作品中，音乐的意义已经不只是同‘小提琴’的形态连接”，而多美尼亚也同意PaulKlee以及Kandinsky所言：绘画、音乐和诗歌自古以来便有深厚的联系。

如同黑塞所说的，觉醒的人只有一项义务：找到自我、固守自我，沿着自己的路向前走，不管它通向哪里。

多美尼亚也认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写诗，预言或作画，任何人生存的意义都不应是这些。这些只是旁枝末节。对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这些造物只是通往自我，或者说真理的一条途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当代的艺术作品与米开朗基罗的四座雕塑放在一起，尤为意蕴深长的原因——最初的艺术家用于人，他们为贵族、皇室或教廷服务，这些所谓的赞助人雇佣艺术家为他们创作他们想要的作品。所以除了拥有浓重个人风格的艺术家以外，我们很少能够看见一名艺术家真正的思想。

直到今日，当代艺术脱离支付或者雇佣形式，艺术家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室中创作绘画、雕塑及其他艺术作品，再由商业的艺术画廊出售它们。一般情况下，艺术家不会知晓自己作品的买主，甚至不会知道自己的作品在画廊中被摆放的方式。

然而供销关系仍然存在，只要艺术品市场存在，只要商业成为艺术的恩主，你就很难判断，艺术家是否真正摆脱了金钱的束缚，艺术是否得以纯粹。

多美尼亚对此的回答里反复地强调了艺术家的真诚，然而在真实世界里，艺术家的真诚或许无法抵抗时代的车轮。

唯独稍稍改变博尔赫斯的先言：

“我给你我已死去的先辈，用黄铜与木头纪念他们的幽灵。我给你我写的书中所能包含的一切悟力，我生活中所能有的温柔或幽默。

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想交易，不被时间、金钱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美国的辛克莱为艺术下新的定义，说“一切艺术都是宣传”。这话看来好像是专为现代而说的，那们您对于您自己的艺术创作又有怎么样的定义呢？

个人的话我不同意这个定义，我相信艺术应该来自于艺术家深层的内心感受。只有这样，公众才能欣赏一件作品是否真诚。在当代艺术的世界里，我知道并不经常是这样，但是我希望在我自己的作品中这样的真诚能被感受到。我相信艺术很难被定义，我很乐意将这个任务留给艺评家。

《从木至音》系列作品以艺术的方式来表达您对父亲的思念，但这只是您个人情感的引申，这个系列的作品是否承载了其他寓意？

这一系列的作品诞生于九九年，在我父亲Dante Regazzoni突然离世后的不久。他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著名的小提琴制作大师。

在那段初级阶段的作品中，我收集了父亲工作室内找到的部分材料，用不同的技术工艺尝试创作。在几年中，我的作品也在逐渐改变，成为对于意大利制琴手工技艺的致敬，部分地失去了最初的家庭联系。如同意大利著名艺术评论家Gillo Dorfles在某本画册中对我的评价（当时正值零三年佛罗伦萨老宫我的个展开幕）。事实上在我最近的作品中，音乐的意义已经不只是同“小提琴”的形态连接，我也同意保罗·克利（PaulKlee）及康定斯基（Kandinsky）所言：绘画、音乐和诗歌自古以来便有深厚的联系。

现代艺术可以说是商业艺术，那么您认为商业的行为会影响艺术家本身的创作么？

在东方世界这不幸地经常成为一个潮流。许多收藏家更多受市场规则的影响，而非个人品味，这也令许多艺术家重复创作一些主题，而放弃了自己的个人探索。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失去了原创性，即

使对一位艺术家而言，公众及艺评家真诚的评价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您是一位对绘画、雕塑、音乐、诗歌都有着浓厚兴趣的艺术家，从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您在三维的装置艺术中置入了二维的画面感，或是二维作品中融入了三维的方式。它们与单纯的二三维作品有什么不同？另外您觉得一件作品真的可以融合那么多内容吗？

我觉得对雕塑或是绘画给优先权是不可能的事，如同一尊雕塑能打动人心，铅笔的一抹印记也能直达人心。

我的个人意见是，把艺术分门别类得太精确不是件正确的事。一件作品的工艺和尺寸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作品可以传播。我觉得一切工艺都能表达艺术家的想法，重要的是真诚与真相，那是每个表达的基础。

您认为一件艺术品或者说您的作品的价值时由创作者，也就是您自己赋予的还是购买者与观赏者赋予的？

一件作品的商业价值经常不幸地只由市场决定。但是如果一位艺术家真的忙于她的研究的话，不应该完全由作品的商业性所影响，有能力的公众肯定能将一件真诚的作品同一件只有虚假及谎言的作品区分开来。



上图|多美尼亚的作品《重生》；下图|《铜质装置小提琴》。